

伍、體適能檢測的反省

在第五章的討論裡，第一小節身體自主的可能性，指出在體適能檢測對身體的規訓與建構並非是絕對的，身體是各種文化資本與意識型態鬥爭的場域也會在檢測的過程中轉換和抵抗規訓的權力。最後，筆者提出晚近教育改革強調「鬆綁」、多元價值的認同，都有鼓勵著學生展露異質性的趨勢，讓學生有足夠的自主意識去對規訓權力做轉化或抵抗的可能。此外，體適能檢測和學生身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並非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動態的，在不同檢測的情境之下，會有不同的權力關係。如果體適能檢測是學校教師不可免除的一項教學工作。教師在體適能檢測時設計或調整更尊重學生隱私的測驗方式，是可以讓學生在檢測時感到更舒服自在。

此外，筆者試圖在傅柯的權力概念之下，提出筆者在與協作者的訪談之中所見的發現與反省。第二小節身體的碰觸，筆者指出在體適能檢測的過程裏，諸如像仰臥起坐這種需要兩兩互助的檢測項目，如果施測的教師有所忽略的話，則會和我們日常教導學生身體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宣稱有所斷裂。在筆者和協作者的訪談的內容中顯示學生（尤其是高年級女生）對於有意或無意身體的觸碰是非常敏感，而且不自在的。在第三小節「看見」與「不被看見」裡，筆者認為體適能揭露了身體的「可見」狀態之餘，學生對體適能檢測的感受與體會卻是同儕與教師所「不可見」的，然而這種「不可見」卻可能是學生對於體適能檢測最深刻的記憶。因此，對於體適能檢測後的省思我們不禁要問，我們關懷的是人（學生的感受與體會），還是只是學生體適能檢測的成績而已？此外筆者提出體適能是一種自我和身體之間的關係，而這種自我與身體關係應該與知識和生活一樣具有親密性而非疏離感。

第一節 身體自主的可能性

但是，圍繞著標準/非標準、健康/非健康身體的論述而建構出來的知識，其實並不是所謂的真理。這些知識論述是與權力機制緊密並配合運作下的產物。

權力生產知識（並不僅僅是因為知識為權力服務而鼓勵它，或是因為它有用才用它）；權力和知識彼此是相互蘊含的，沒有知識領域相關的建構就沒有權力關係，沒有任何知識不同時預設和構成權力關係的。（Foucault, 1995: 27）

受測的學生對所謂「標準、健康」的認同，是由規訓權力的知識論述所建構出來的。體適能檢測對學生的身體產生規訓的作用，引導學生去界定、建構符合「標準、健康」的身體。但是，相同地對權力/知識的分析，也可以讓我們了解，在體適能檢測中學生的身體何以成為這樣的身體。我們可以重新再去思考：對於體適能檢測這一件事可不可以有更尊重學生身體的想法和做法。⁵⁹

畢竟，身體是各種文化資本、意識型態鬥爭和佔有的場域，學生也是能動的反思者不只是規訓權力的載具（bearers）而已。所以，規訓、建構的力量並不是絕對的，身體也可能成為反叛之所，對既有的論述重新加以改寫。此外，傅柯更提醒我們，有權力關係便有抵抗，所以身體在權力關係的運作下並非只是冷冰冰受規訓的個體而已，身體也會在體適能檢測的過程中轉換、抵抗規訓。

因此，雖然體適能檢測中蘊含著權力/知識的規訓機制，但是這種規訓的機制並不是平滑無阻的。體適能檢測下的身體是具有多種類型的可能存

⁵⁹ 對於知識/權力的分析讓我們可以釐清我們是誰，什麼是我們的現狀。可是去思考權力/知識的領域並不是要經由釐清我們是誰來確定我們認同（identity），而是去思考其他的可能性。重新思考我們何以成為我們，去思考我們可以不是如此，可以逸出現狀的可能性。去思考以另一種方式思考（thinking otherwise）。（蘇峰山，民 85：140）

在，一方面是學生個人異質性的關係而有不同的身體類型；另一方面體適能檢測與受測者身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並非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動態的，在不同檢測的情境脈絡下，它們可能有不同的面貌。

一、學生的異質性的抵抗與轉換

近年來教育改革從「鬆綁」(deregulation)到「解放童年」，表現「權力下放」、「解構威權」及反文化霸權，從「差異」的立場，向同一性的普遍理性及集體主義宣戰，並提出局部的、多元的論述，質疑「巨型敘述」(master narrative)的可能。(陳伯璋，90：46)是鼓勵著學生異質性的展露，強調多元價值的認同也讓我們可以看到學生自主意識對於規訓權力的抵抗與轉換。

因此，在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學生對於不認同或不願意做的事會勇於發出聲音，而這種聲音也會在同儕之間流轉。

鴻文：你們在做體適能測驗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樣的感覺？

瑄瑄：很困難的感覺。

雯雯：不會啊，只是不想做而已。

鴻文：為什麼不想做呢？

小軒：很麻煩耶！

康康：因為很徹底。

小軒：因為人家叫你做一件事情你不想做當然會覺得很麻煩。

鴻文：為什麼不想做？

小軒：不想做就是不想做！煩都煩死了！還有一大堆好玩的事情要做！例如打籃球。

雯雯：像跳舞大家都不想跳，可是怕會被罵

小軒：大家一起來造反！

康康：無聊。

小軒：幹！幹！幹！

鴻文：我的意思是為什麼不想做總是會有個反抗的理由？

小軒：覺得很無聊！

鴻文：那一樣讓你覺得很無聊？

康康：每一樣。

小軒：每一樣。

雯雯：跳遠。

瑄瑄：除了八百之外都很無聊，

鴻文：怎麼說呢？

小軒：叫你做一些沒意義的事情。

學生也會巧妙地運用各種方式避開不想或不願意測驗的項目。

鴻文：如果知道自己體適能不好可以改善啊！讓體適能變好。

瑄瑄：我不想讓它變好，而且八百公尺測驗我都沒有跑過。因為那天我剛好請假去台北我沒有跑。

康康：小琦很奸詐跑不動就哭了。

甚至，學生的自我概念強烈對於既有體適能常模所形塑的價值也有所保留。

鴻文：可是有人會說做那些測驗是有用的啊？譬如可以瞭解你的體適能好或壞啊？

瑄瑄：我的體能不好啊！

小軒：那又怎樣，我為什麼要改進？我認為我很好啊！

鴻文：如果測驗出來是不好呢？

小軒：那是他們認為啊！

瑄瑄：有一些人過胖怎麼辦？他們都不能改進啊！

鴻文：可以改進減肥啊？

瑄瑄：那萬一是生病的關係而肥呢？

小軒：像相撲霖跟郭郭那是被逼的，他們覺得他們自己不胖老師又硬叫他們去做測驗，而那時候 B 老師又在那廣播室那裡大喊他們的名字讓人家覺得很丟臉。那是 B 老師說他們過胖，可是他們覺得他們自己不胖啊！

鴻文：可是如果成績很好，但是身體適能不好的話呢？

小軒：那又怎樣！而且現在醫學發達啊！

康康：對啊！

小軒：沒有意義，無聊到底做那個要幹嘛，拿那個來侮辱人。

瑄瑄：對啊！（康康、雯雯、瑄瑄、小軒，021217：2-4，9）

此外，對於同儕之間的嘲笑謾罵，學生也會冷漠以對甚至起身反抗，或以自身所認同的價值來捍衛或彌補自己在體適能落後的感受。

鴻文：坐姿體前彎四十二下也滿厲害的喔是在 95%，那你們如何看待你們的成績？

小軒：無所謂！

瑄瑄：無所謂啊！

康康：我也無所謂。

雯雯：很差。

瑄瑄：如果你很差我比你更差！

鴻文：很差是什麼樣的感受？

康康：身體差就差嘛！

小軒：學業好就好了嘛。

瑄瑄：我覺得沒差啊！因為我本來就很爛嘛！

鴻文：你們會怕被別人笑嗎？

小軒：他們敢我就給他們巴下去！

雯雯：我們學業比他們好就好了啊。

瑄瑄：我覺得沒差。（康康、雯雯、瑄瑄、小軒，021217：7-8）

在教育改革強調「鬆綁」，允許「差異」的環境下，學生的異質性及多元價值的建立是有可能抵抗、轉換在體適能檢測時的權力關係。

二、體適能檢測與受測者身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並非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動態的；在不同檢測的情境脈絡下，它們可能有不同的面貌。

尤其是檢測的教師在排定學生測驗時，如果可以更周詳地考慮學生在檢測時的感受，並且能設計或調整保護學生隱私的測驗方式，或許體適能檢測的權力關係或有不同的風貌。

體適能檢測其實是類似一種身體能力的測驗，就如同去醫院做身體檢查一樣。我想對於曾經去醫院做過身體檢查的人一定不喜歡有太多的人在旁邊看著你做每一樣的檢查，尤其是有關於個人身體的部分。我認為學生對於的體適能檢測的感受也是如此。如果體適能檢測是非得實施的一項教育工作，我們可不可以換個檢測方式，這個測驗方式是能夠等同於我們去醫院做身體檢查感受般的檢測方式，是可以尊重接受檢測個體的隱私。

鴻文：那最後你們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給老師？

小軒：少逼學生。不要叫他們去做他們不喜歡要做的事。自由參加。

雯雯：就是你舉辦活動嘛自由嘛！不要強迫就會有學生想要參加，這樣你活動也會辦得比較成功。

鴻文：之前有人建議說有身體接觸的項目（坐姿體前彎、仰臥起坐）請護士阿姨或女老師幫你們壓腿，而你們測驗後的成績也只有自己知道這樣的方式你們覺得如何？

康康：對！對！對！可以。

瑄瑄：對！

雯雯：對！

小軒：對，no problem！

鴻文：還有其他的建議嗎？

瑄瑄：希望八百公尺測驗可以依照體格來分跑步的距離。

雯雯：成績好的人跑比較遠，成績差的人跑比較近。

鴻文：那向十二分鐘跑走的方式呢？只有你知道你跑的距離？

小軒：no problem！

康康：那這樣就好了！

瑄瑄：對啊！

雯雯：不過十二分太長了。

鴻文：對，小學生應該可以再改良設計更適合的測驗方式。（康康、雯雯、瑄瑄、小軒，021217：11-12）

鴻文：如果改變一下測驗方式假設是十五分鐘健走，走多遠只有你自己知道其他的同學或老師沒辦法知道你的成績那你會參加嗎？

小琦：會！

鴻文：那另外像仰臥起坐的方式不是在同學兩兩互助的情形下測驗，而是改變方式在教室內測驗由同性的老師幫你壓腿，成績不讓其他人知道只有你和老師知道你會願意嗎？

小琦：會！（小琦，021212：7）

如果有可能，或許我們更應該尊重受測學生的意願，讓他們選擇願不願意接受體適能檢測，來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況。就如同我們願不願意去醫院做身體的檢查是出於我們自願的，而非被逼迫的。

鴻文：你們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去參加的？

小軒：被逼的。

鴻文：被誰逼的？

小軒：被學校逼、被老師逼。

雯雯：學校會逼喔？

瑄瑄：學校的老師啊，你會說出去嗎？

康康：當然是 B 老師。

雯雯：當然是 A 老師。

鴻文：怎麼逼？

雯雯：好像忘記了。

瑄瑄：B 老師用老師的權力啊！

康康：對啊！她用老師的權力啊！

鴻文：是怎樣用？

康康：下課全班到那裡集合。

瑄瑄：對啊！她叫我們做什麼我們不能反抗啊！

雯雯：對嘛！

小軒：萬一到時候被她唸，A 老師知道我們就慘了。（康康、雯雯、瑄瑄、
小軒，021217：1）

鴻文：你們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去參加的？

小志：配合老師。

蔡頭：也是配合老師啊！

鴻文：你們都利用什麼時間測驗呢？

小志：體育課。

蔡頭：下課較長的那一個啊！（小志、蔡頭，030225：1）

鴻文：你們是在什麼樣的情形底下接受體適能測驗的？

阿傑：學校規定的。

阿逸：是啊，同樣是學校規定的。

豆花：被強迫的。

鴻文：怎樣被強迫的？

阿逸：是被勉強接受的。

鴻文：是誰勉強你接受的？

阿逸：A 老師還有 B 老師。（阿傑、阿逸、豆花，021209：1）

鴻文：你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參加的？

小琦：不知道的情形下老師就說要參加了就開始在測驗了。

鴻文：是老師叫你們參加的，學校舉辦的嗎？

小琦：是學校舉辦叫我們參加的。（小琦，021212：1）

在不同檢測的情境之下，會有不同的權力關係。畢竟，實施體適能檢測的教師也是因著自己在學校中的某个工作位置（職位），在某時情境下所接受到一種必須執行的工作。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思考身為一位學校的教師，我們與學生的權力關係為何？我們是否願意尊重學生的自主性，讓他們可以選擇參不參加體適能的檢測。或是，嘗試作為一個行政命令（直接權力）的轉化者，調整體適能的檢測方式，至少讓學生的隱私可以獲得更好的保護。

第二節 身體的碰觸

在進入學校學習的時候，經由專家或教師的教導學生對自己的身體意象都可以被教育為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主體。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因為學生從小就可以萌生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意識，從國內著名的康健雜誌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列的例子：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兩性平等委員會委員林燕卿教授主張「生活教育即性教育，」愈早開始愈好，不同年級該有不同的教學內容。小學低年級：教學內容應著重身體的清潔、身體自主權，以及生活儀節。懂得潔淨自己才會愛惜身體，啟發孩子對身體自主權的意識，當別人想侵犯，孩子較懂得拒絕，「不讓別人弄髒身體，是建立孩子身體自主權的第一步」林燕卿強調。孩子自然而然習慣先『告知』，比如過馬路時，會先問「我可以牽妳的手嗎？」讓孩子習慣在先被告知的情況下讓人觸摸，這是保護自己的第一步，同時也打下正確的兩性相處模式。（林芝安，民 90a：58）

除此之外，醫生對身體的論述也是基於身體不可侵犯的觀點來教育學生。

許薰惠醫師認為，這些心智年齡還小卻外觀大人樣的孩子，不知道很多行為易引人遐想，很容易成為性侵害的對象。她經常得機會教育她的門診小病人，「除非媽媽在場或者有另一位護士在，即使我是醫生，也不能隨便摸妳的身體。」（林芝安，民 90b：48）

學生對自己的身體意識能夠及早認識，對學生而言是一件好事。畢竟，不清楚自己身體器官的功能、生理的變化、又對身體意象抱持負面態度的情況下，就奢言會愛惜自己身體，以及保護自己。

可是，在和協作者的訪談過程中我們卻可以看到知識宣稱上的斷裂，即一方面我們是如此教導學生要愛護自己的身體，身體是不可隨意被觸摸

的。但是，在體適能檢測的過程當中，我們卻可能忽略了學生在檢測時身體被觸碰的感受。

鴻文：瑄瑄說旁邊有男生的意思是什麼？是在做測驗時有男生和你兩兩互助嗎？

瑄瑄：仰臥起坐幫我壓腿的人是男生，旁邊那個也是男生啊。

康康：變態！

鴻文：你不喜歡這樣就對了，那為什麼變態？

康康：男生幫女生壓腿很變態㗎。

鴻文：為什麼很變態呢？

小軒：男女授受不親。

鴻文：因為有身體上的接觸所以不喜歡就對了？

雯雯：對！對！對！

鴻文：那如果女生幫女生壓腿呢？

康康：不會啊！

雯雯：不會啊！

瑄瑄：不會啊！

鴻文：那如果女生幫男生壓腿呢？

小軒：我跟你說男生幫女生壓有危險，女生幫男生壓更有危險。

鴻文：搞不好男生也不喜歡讓女生壓腿啊？

雯雯：被逼的啊！B 老師分組的啊！

瑄瑄：老師說照號碼，不管怎樣都要照號碼兩兩一組換啊！

鴻文：所以你隔壁一號剛好是男生就對了？

康康：瑄瑄隔壁是阿傑再過來就是雯雯！

鴻文：所以你覺得和男生一組感受很不好就對了？

小軒：就是很變態嘛！

瑄瑄：男生有時候會講一些很噁心的話也會罵髒話

鴻文：所以不想和男生一組的原因是因為不想被碰觸身體，那如果是和女

生一組呢？

康康：如果是同班同學不會怎麼樣。

雯雯：對啊！

鴻文：如果是不一樣班級的呢？

康康：有一點感覺。

鴻文：所以不要男女一組做仰臥起坐就是了？

瑄瑄：可是坐姿體前彎也會喔，有時候也會有人幫忙壓腳。

小軒：怕他膝蓋彎曲。

雯雯：噫！這樣更上面。

鴻文：你們為什麼會害怕被別人碰觸身體？

康康：女生長大就會有這種感覺！

雯雯：對啊！

瑄瑄：老師，如果有人碰觸你的身體你會怎樣？

鴻文：其實我也很討厭別人碰觸我的身體。（康康、雯雯、瑄瑄、小軒，
021217：5-7）

在訪談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學生對於身體的碰觸其實是非常的敏感，尤其是女學生對身體的感受更為敏銳，加上青春期到的到來，學生的身體逐漸成熟也更有身體自主的意識產生，特別是在仰臥起坐這個有關身體接觸的測驗項目時。我們常藉各種的機會來教育學生的身體是不可隨意讓人碰觸的，不過，在體適能檢測需要兩兩互助的測驗項目時，施測的教師卻可能忽略了我們最常教導學生的事。

第三節 「看見」與「不被看見」

在體適能檢測的過程中，學生的身體適能是被「看見」的。但是，相對於這樣的「可見」狀態，學生對體適能檢測的感受與體會卻是同儕與教師所「不可見」的，然而這種「不可見」卻可能是學生對於體適能檢測最深刻的記憶。因此，對於體適能檢測後的省思我們不禁要問，我們關懷的是人（學生的感受與體會），還是只是學生體適能檢測的成績而已？除了體適能檢測時將學生身體隱私的處於「可見」的狀態，以及在測驗結束後留下等著被教育當局訪視的資料外（體適能護照、學校實際執行的照片...）。更重要的是透過與協作者的訪談來理解學生這種「不可見的無聲之聲」這亦是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的反省。

在小學的階段，學生（尤其是高年級接近青春期的學生）受同儕的影響甚鉅，並且渴望同儕間的認同。因此，在體適能檢測的效應中，學生身體隱私的揭露可能讓她陷於被同儕排擠的情況，而學生對於同儕之間的排擠也會顯得孤立無援而不知如何自處。

鴻文：所以你不願意跑的原因是 因為自己的程度不好、很累、快要昏倒或是要流鼻血身體無法適應或是怕別人笑你、甚至罵你？

小琦：對！有時還會罵三字經。

鴻文：怎麼罵？

小琦：ㄍㄌ四聲。

鴻文：男生還罵是女生？

小琦：男生。

鴻文：女生應該不會吧？

小琦：會。

鴻文：女生也會喔，誰？

小琦：康康。

鴻文：康康會罵人家髒話嗎？

小琦：她是不會罵你髒話，可是她會罵你說你跑得那麼慢幹嘛 也就是很刺激。

鴻文：比如說有些人罵你你不會在意，那有誰罵你你會很在意的？

小琦：每個都很在意。

鴻文：所以其實同學亂罵他們不覺得怎麼樣，可是你都很在意不舒服？

小琦：是，像我轉來這裡已經兩年了嘛，大家也都比較不喜歡我，剛來的時候大家比較不會罵我，可是久而久之他們就比較常罵我。可是台北的同學他們都不會這樣。

鴻文：所以這個原因也會造成說你不喜歡跑八百公尺，尤其是你能力不好的時候你更不想做？

小琦：是啊！台北跟這邊差很多在台北的時候同學比較不會笑我，還會誇獎你安慰你，這邊反而不是是顛倒過來。

鴻文：所以如果同學是站在安慰你鼓勵你的態度，而不是罵你笑你你就比較會願意參加測驗？

小琦：是。

鴻文：那你如何看待你自己的成績？

小琦：如果我能進步的話成績好一點，那上體育課時他們應該會比較願意選我，不然我都是班上最後一個被選的，我覺得在他們眼裡我是一個掃把星。

鴻文：像你說因為你成績、能力不好所以體育課沒有人願意選你都等到最後才選你，你如何看待這件事？

小琦：我是覺得沒關係啊！他們既然不喜歡選我那我也不想玩讓他們自己去玩。

鴻文：這樣你會覺得很可惜嗎？體育課都沒有上到？

小琦：是會啊，可是就是放在那。（小琦，021212：2-4）

鴻文：那不願意的理由呢？

小琦：不願意的原因就是一方面讓同學知道自己的體適能是不好的，再加上上體育課的時候同學知道你體適能不好就不喜歡跟你在一起，就不喜歡選你你就孤伶伶一個人在那邊。

鴻文：那最後你對體適能測驗還有沒有什麼感覺？

小琦：我是想跟班上的同學講不管人家做的怎麼樣好或不好，這些都是他自己個人的事情不要因為這些小事情而諷刺嘲笑別人。（小琦，021212：8）

除此之外，雖說體適能不等同於體育或運動，但是體育或運動在文化的認知上仍是處於一個邊陲與不被重視的位置。而這種傳統士大夫重知識輕忽身體的觀念在協作者的訪談中也表露無遺。

鴻文：如果假設體適能和學習成績有一項不好你們會選擇哪一項不好？

阿逸：成績。

阿傑：體適能。

豆花：成績。

鴻文：為什麼？

阿逸：可以讀比較好的學校。

豆花：對啊！

鴻文：為什麼？

阿逸：因為可以在公司上班賺比較多的錢。

阿傑：可是打籃球的年薪是很多的咧，因為假設你的成績很好出去找工作說不定找得到工作對不對？可是如果你體力很好被人發掘，你就可以去比賽，而你如果你比賽的很好就可以賺很多的錢。

阿逸：問題是有的工作都要找書讀得高的人，而你這種沒有知識的人要找什麼工作。（阿傑、阿逸、豆花，021209：10）

康康：老師我想我只在乎一個東西。

小軒：我們可以當老師喔。

康康：不是，我們只會在乎學習這個成績而已。

小軒：對啊！

鴻文：你們比較在乎的是學習的成績？

小軒：以後出社會比較好競爭比較好找到工作。（康康、雯雯、瑄瑄、小軒，021217：9）

或許，由此我們也可以稍稍理解為何官方會如此重視體適能的推行。但是，筆者更願意以體適能是一種自我和身體之間的關係來理解體適能的意涵，而這種自我與身體關係應該是具有親密性而非疏離感。擁有良善的身體適能猶如具有健康的身體一樣是一件美好而幸福的事。但是，請轉個彎，由喜愛運動本身開始；而非推動體適能檢測，再藉由健康包圍運動的論述開始。